

社會學說體

卷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原註。精密些說，是有記錄相傳的歷史。在一八四七年，社會的前史，即先行於一切歷史的記錄之社會組織可以說完全是不知道的。自哈克斯坦孫發見了俄羅斯的土地共有制以來，馬萊爾論證一切德意志人種在進入歷史時代以前，是以土地共有為社會之基礎的，此後在印度以至愛爾蘭等許多地方，到處見到村落共產制為社會之原始的形態。而這個原始共產社會的內部組織，是因莫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 關於氏 (gens) 的真性質及氏和種族的關係之完成的大發見，方始明示為標本的形體。隨着這個原始共產制的解體，社會遂開始分裂為互相反目的各階級。)

(譯者註 參閱莫爾根著「古代社會」及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原。」)

自由民(Freeman)和奴隸(Slave)、貴族(Patrician)和平民(Plebeian)、領主(Lord)和農奴(Serf)、行東(Guild-master)和傭工(Journey-man)、總而言之，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相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有時隱祕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鬥爭底結局，不是全社會的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

在已往歷史的各時期中，我們差不多可以到處看到組織複雜的社會分成各種階級，社會的他位分出各種等級。如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Knight)，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家臣(Vassal)，行東，傭工，徒弟(Apprentice)和農奴；而在這些階級裏，又各有許多隸屬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底廢址上所發生的近代有產社會，仍然免不了階級對抗，它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爭鬥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

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有產階級(Bourgeoisie)時代，却有這樣的一個特色，即把階級對抗弄成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已漸次分裂為對壘的兩大營壘，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馬克思及恩格思：「宣言」第一章)。

對於剩餘勞動的熱求

剩餘勞動不是由資本所發明的。在社會的一部分人獨占了生產機關的任何地方，勞動者不問自由不自由，在自己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上還須追加生產那生產機關所有者之生活資料的超過勞動時間（註四十一）。這不管生產機關的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是愛多利亞的神政者（僧侶的支配者）是羅馬的市民，是諾爾曼的領主，是亞美利加的奴隸所有者。是萬拉基亞的領主（巴約爾Bojor），是近世的地主（大土地所有者）或資本公司，都是沒有區別地一律通行的（註四十二）。

（註四十一）『勞動的人們須依他們的勞動而同時扶養稱為富者的年金生活者和他們自身』柏克Edmund Burke「關於饑饉的考察和報告」第二頁。

（註四十二）尼布亞在他所著羅馬史一書中，極率直地說道，『像愛多利亞的建築物雖成為廢墟還是足以驚倒我們的作物證明了在小國家是以徭役領主和奴隸的存在為前提一事，乃是不可掩蔽的事實。』西斯門特Geau Charles Leonard Sismoud 更深

刻地說，不列塞的競技是以工銀領主和工銀奴僕的存在爲前提。

不過在一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不是生產物的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方面占了主位時，剩餘勞動被大大小小的欲望範圍所制限，生產本身的性質，對於剩餘勞動並不發生無制限的欲望。在古代，在以獨立的貨幣形態而獲得交換價值的地方，換言之，在金銀的生產方面，過度勞動達到了可驚的程度。在這種生產方面，拚命勞役一事成爲過度勞動之公然的形態。關於這點，可讀希克爾斯的敘述（註四十二）。這樣的事，在古代，可算是例外。然而在現今還沒有脫離依奴隸勞動和徭役勞動等低級生產形態的民族，被引入到資本制生產方法支配下之世界市場的旋渦中，生產物的國外販賣成了最重要的利害問題時，在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之野蠻的殘虐等上面，還追加了過度勞動之文明的殘虐。例如美國南部諸州的黑人勞動，在生產以直接供應自己需要爲目的而經營時，適度地維持了父家長的性質。然而到了棉花輸出成爲這許多州之死活的利害問題時，接着，黑人的過度勞動以七年間的勞動由一生消費得了的場合，也是在各地發見了——成爲依計算而生，依計算而立之制度的因子。於是，從黑人方面奪取一定分量的有用生產物一事，已不成爲問題，剩餘價值本身的生產倒是成爲問

題的了。譬如，在多諾各公國所通行的那種徭役勞動也可說是同樣的事。

(註四十三) 希克爾斯的「歷史文庫」第三卷第十三章中有段話說：『這些不幸的人們

(埃及和亞刺伯間的金坑勞動者)連清潔自己身體，掩蔽裸體等事都不可能，我們對於這種慘痛的運命，見了不能不長嘆息的。因為在那里，對於病人，虛弱者，老人，柔弱的婦女，是絕對沒有何等的慈悲，何等的寬恕的。一切的人都是被鞭笞着繼續無理的勞動，直至身死，總是在極度的苦痛和窮乏中過日子』。(馬克思 1841)

Marx:「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第二節)

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

由中世紀底農奴裏面，曾發生一種最初都市底特許市民；有產階級最初的種子，便是從這些市民中發達起來的。

嗣後，美洲底發見，好望角底周航，就供給有產階級一塊新的發展地。東印度和中國底市場，美洲底殖民，對殖民地底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底增多，都使當時的商業航海業和製

造工業，受一種空前的激刺；且因此使那革命要素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裏急激的發展了。

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底下，工業生產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可是到了現在，這種工業組織已不復能應付新市場上日益增加的需要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Manufacturing system）便佔了它的地位。各業行東被工場製造家這種中等階級攔倒；聯合的各行組合間底分工，也就讓各個工場底分工替代了。

接着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需要又一天比一天增加；這時候，就連手工工場組織。也不復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底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工業底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底總首領，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而由美洲底發見開其端。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便成就了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底發展。產業，商業，鐵業，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資本愈加增多，且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近代有產階級這種東西，全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的結果。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個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個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國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分身」（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半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底器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底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為有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近代國家底行政機關，只算是理他們公共事務底一個委員會罷了。

從歷史上看來，有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

有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它消滅了。結合人和他的「生來的長上」（Natural Superiors）的封建的線索，也被它盡情剪斷了。人與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繫。宗教

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自由貿易。總之，有產階級是將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的掠奪，更變為赤裸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

有產階級已將一向有名譽的受人尊敬的各種職業底榮光毀滅。無論醫生，法律家，僧侶，詩人，科學家，都成了它的工銀勞動者。

有產階級已將家庭底愛情面帕扯碎，且已將家族關係減縮為單純的金錢關係。

有產階級已明白表示保守派所那麼讚賞的中世武士底蠻勇行為，它却能在極頂的懶惰中照樣做到。它第一個表示人間底活動力是無所不能。它所做成的驚人的事業，便是埃及底金字塔，羅馬底水道，哥德式的禮拜堂，都趕不上；它的長途遠征，便是前代一切國民底遷徙和十字軍也趕不上。

有產階級倘不將生產工具不斷的革命，且因以牽動生產關係以及全社會關係跟着革命，那便不能存在。這和前代恰恰相反，前代的一切工業階級是須將生產底舊方法保存不變，纔能夠存在的。所以，生產不斷的革命，全社會狀況不斷的搖動，不安和不平底繼續：這些就

是有產階級時代，和一切前代不同的標識。自古以來一切凝固的冰結的各種關係，都跟着偏見舊說一掃而空，就是新式事物，也等不到安固，便已化為廢物。凡是凝結的都散作烟雲，神聖的都墮入穢褻。人門至此，也只得懷了平淡的心情，應付他的遭遇和同類了。

爲了生產品增多，必須時常擴張市場以資推銷，於是驅使有產階級布滿於整個的世界。它必須到處密集，到處棲止，到處發生關係。

有產階級由於壟斷了世界的市場，遂使各國底生產和消費都帶上世界的性質。無論保守派如何憤恨，但國家的地盤已受產業革命底影響崩壞了。一切舊式國民的產業都已經崩壞，或正在崩壞。它們的地位就被新產業奪去了。這種新產業底開始，成爲一切文明國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這種產業底原料，現在不專靠國產，儘有從遼遠的國外輸來的；這種產業底生產品，不專在國內銷售，儘有供給世界各地的。從前的需要只限於國貨就夠了；如今却要求國外的生產品。從前只株守一鄉一國，自給自足，如今却要從各方面講求各國民的交際和相互依賴。便是智識的生產也已經和物質的一樣。各個國民底智識的創作已成了世界的公有物。國民的偏見和狹小的度量漸漸沒有存在的餘地，而世界的文學已從許多國民的及地方的文

學當中興起了。

有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它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底城壁爲它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爲它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即將所謂文明輸入到他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有產階級。要之有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形，造成了世界。

有產階級已使鄉村屈服於都市支配之下。它已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因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它既使鄉村屈服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服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國民，東洋屈服於西洋。

有產階級將人口，生產手段，財產底渙散狀況漸漸除去；教人口團聚了，生產手段集中了，財產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從此必然生出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它將各個利害，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勉強團結的區域，團結起來合做一個政府，一個法典，一個利害，一個國民，一個稅則的國民。

有產階級在掌握權力不過百的時期中，已成了比開闢以來一切時代生產力底總和還要龐大的生產力。自然力屈伏於人類，機器，工業和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道，電報，全大陸底開墾，河流底疏浚，全人類好像是用魔力從地下喚起似的——在前代，誰曾預想到這樣的生產力居然包含在社會的勞動裏面呢？（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第一章）

原始蓄積的祕密

貨幣怎樣的變化為資本，怎樣的依資本而造出剩餘價值，怎樣的依剩餘價值而造出更多的資本，這些問題，我們已是考察過了。然而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為前提，剩餘價值是以資本制生產為前提，資本制生產又以資本及勞動力的大部分存在到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這樣整個的運動看來好似以不完全的循環而回轉的。因此，如果脫出這個循環，換先行於資本制蓄積之原始的蓄積（斯密士所謂先行的蓄積）一語來說，則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結果，而是牠的出發點了。

這個原始的蓄積，好像原罪表演於神學上那樣，以同樣的作用來表演於經濟學上。亞當

吃了蘋果，於是使人類間發生犯罪這東西。原始的蓄積也須以屬於過去的物語來說明了牠的起原。在很遠的古昔，世上有二種的人類。一方是勤勉伶俐，節儉而又堅實的人物，他方是浪費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在此以上的怠惰者。於是前者蓄積了財富，後者連自己的皮都要出賣。自從這樣的產生了大多數者的貧困以來，他們雖是常常從事一切的勞動，但除了出賣自己身體以外，其他東西一無所有，少數的富裕者雖然早已不做了勞動事務，他們的財富還是一天天增加。神學的原罪的傳說使我們知道人類是怎樣的被處於不得不額汗以求麵包果腹的命運，至於經濟學的原罪的历史則對向我們揭示了完全沒有必要的人們怎樣地會得存在着的許多例子。

這樣類乎兒戲的物語，還是被人反覆的說着。例如屈爾君曾以政治家的嚴肅態度，在發表於法國人面前的一本不以爲解決了社會主義對於所有權所下致命的攻擊一書上，這樣的說過。總之，所謂所有一事成了問題時，以童話的立場，主張作一切時代一切發達階段之唯一而正確的立場一事，變爲神聖的義務（註一八八〇）。征服，隸從，強盜，殺戮等，總之暴力是在現實的歷史上，表現了很大的作用。在優美的經濟學上，從最初起便由牧歌支配了。

正義和勞動雖從最初起即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但任何場合都有例外的。實際上，原始蓄積的方法是完全相異的東西，牧歌的方面尤其都是沒有的。

生產機關及生活資料在起初不是資本，同樣，貨幣及商品，最初也不是資本。貨幣及商品是轉化而為資本。這個轉化只能在下列集約的一定情態下進行的。即一方有依購買他人的勞動力，以增殖自身所有價值量之貨幣，生產機關，生產資料等的所有者，他方有自己勞動力的販賣者，成為販賣勞動的自由勞動者，這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是彼此的對立，而又不能不相互接觸的。所謂自由的勞動者，有二種的意義，即他們不像奴隸和農奴等那樣，直接的附屬於生產機關，也不像自耕農那樣，自己所有了生產機關。他們是脫離了生產機關，完全的被解放了。商品市場因這樣的分立，而具有了資本制生產的基礎條件。資本關係是以分離勞動者和實現勞動之條件的所有為前提的。資本制生產一度能夠自己立足時，不只要維持這個分離，而且還要在漸漸擴大的階段上，不絕加以再生產。造出資本關係的行程是使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的所有相分離的行程，換言之，這不外是在一方轉化社會的生產資料及生產機關為資本，在他方便直接的生產者轉化為工銀勞動者的行程。因此，所謂原始的蓄積，

不外是生產者和生產機關之歷史的分離行程。牠所以稱為原始的，乃是因為牠形成了資本及同資本相照應之生產方法的前史。

資本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是由封建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中生出來的。後者的分解使前者的要素相遊離。

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已經沒有被土地所束縛的事，已經不是他人的農奴或隸農了，到了這時，始能命令自身了。他們爲了做成凡有販路的任何地方都可攜帶自己的商品而去之自由的勞動力販賣者，必須脫却基爾特的支配，法國的徒弟制度，職人制度及阻礙的勞働規定等。這樣，轉化生產者爲工銀勞動者之歷史的運動在一方又表現而爲從隸農及基爾特強制中解放他們出來的運動。在我們資產階級歷史家的目光中，只是存在着這一方面的運動。然而在他方，這些新解放了的人們，他們向來所有的一切生產機關和由封建制度所給與之一切自己生存上的保障，完全被剝奪，到這裡，他們遂變成自身的販賣者了。這個對於他們的收奪史，不單是作成於憤恨之上的。那是在人類的歷史上，用血和火來寫成了不滅的文字。

成爲新霸權者的產業資本家，他們也不只是要驅逐基爾特的手工店主，而且還要驅逐了

富原之所有者的封建領主。從這方面說來，他們的握權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所反抗之特權的結果，是戰勝了基爾特和課於生產的自由發展之桎梏及人類榨取人類的結果。然而產業的騎士單是由於利用他們一無貢獻的事變，而得能驅逐了劍的騎士。他們也好像羅馬的被解放民利用舊主爲主君那樣，用卑劣的手段，使自己登上了優勝者的地位。

使工銀勞動者及資本家發生的起點，乃是勞動者的隸從這個事實。他們所到達的進步，是形成了這個隸從的形態轉化，卽封建的榨取轉化到資本制的榨取。要理解這個發達的進行，也不必追溯到特別遠的過去。資本制生產最初的出發點在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已發見於地中海沿岸的若干都市，不過資本主義時代的開始是十六世紀以來的事。這個時代所表現的是農奴制已是早經揚棄，中世紀中達到絕頂的自由都市也已經是不存在了。

在形成途上的資產階級看來成了槓杆之作用的一切變革，在原始蓄積的歷史上，乃是件劃時代的事，但當突如間強力地使多數民衆和他們的生活資料相分離，將他們變爲自由的無產階級而投到勞動市場上的瞬間，尤其是這樣。農業上的生產者之農民的土地收奪，是成了這個全行程的基礎。

(註一八八〇) 蓋德憤慨這樣的暴行，在下面的問答中對牠輕蔑。

教師『小孩啊！這種贈物試想從何處得來的？你自己豈不是什麼東西都不能得到麼？』

小孩『是啊！都是從父親那里來的。』

教師『那麼，你的父親是從那里得來的呢？』

小孩『從祖父那里』

教師『啊啊！這樣說來，那麼你的祖父又是從那里得來的呢？』

小孩『我祖父是奪得來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一節)

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以前，即在中世紀，一般地通行着以勞動者的生產機關私有為基礎的小規模經營；那就是在鄉村有小農，自由農民或農奴的農業，在都會有手工業。勞動器具——土地，農具，職場，工具——都為個個人的勞動器具，且只適合於一人的使用，所以必然地限於短小及狹隘。但這種種普通都是屬於生產者自身的所有。集中及擴大這散在的，狹小的